

传承

系列报道

策划:李振文 陈玲
本期执行:李尚

晨光熹微,刀锋游走于千年石纹之上。在银川闫家砚坊的宁静日常里,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砚台制作技艺(贺兰砚制作技艺)代表性传承人闫森林与他的家人们守望着一方砚台。

这方寸砚台间流转的,不仅是精妙的技艺,更是一部跨越数代、以石为纸、以心传薪的家族精神史诗——那是关于专注的凝练、岁月的沉淀,以及在时代变迁中,那份对匠心本真的执着守护与智慧传承。

光阴如刀 石脉久长 一方闫家砚 几代匠人情

记者 李尚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

无我 宁静中的匠心传递

早上9点,银川文化城还未完全苏醒,仍沐浴在安静的晨光中,闫家砚坊的门已经打开,里面传出“沙沙”的声音,这是闫家砚第五代传人徐楠正在一张小方桌上,雕刻贺兰砚。她手持细刀,在石料上缓缓游走,砚上图案逐渐成形。葡萄架下,一座小屋安安静静立在一边,小屋门前,两三桌椅,是生活的气息,也是安静的岁月。

闫森林和妹妹闫淑丽也守在砚坊,不时看看徐楠制砚,偶尔询问一下她的想法,或指点一二。“这有葡萄架,有小屋,怎么没有人?”闫森林轻声问道,似乎不愿打破外甥女此刻这份宁静的心境。“没刻人,不用刻人。”徐楠回答道,她没有抬头,目光始终锁定在这方砚台上,手中的刻刀依旧稳健。闫森林点了点头,嘴角扬起一抹赞许的笑意,又说:“没刻人也挺好,有人物就太满了,要留白。”

空气里浮动茶香,刻刀落在石头上沙沙作响,一个制砚世家的清晨在刀锋与石纹间流转。这便是砚坊的日常,闫森林和妹妹闫淑丽、外甥女徐楠,他们各自忙碌着,享受着属于匠人的宁静时光。



徐楠

无声 言传身教下萌发的种子

匠人的生活,一天的光阴,也就如下这一刻。几十年的光阴,也就如这一天。在闫森林的记忆中,父亲闫子江的身影始终与贺兰砚紧密相连。1960年,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初,父亲与二叔闫子洋肩负重任,赴京参与人民大会堂宁夏厅建设。他们亲手采石、运料,用三年光阴雕刻出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等传世之作,让“闫家砚”声名远播。这些往事在年幼的闫森林心中,种下了工匠精神的种子。

“我上小学的时候,宁夏贺兰砚雕刻厂就在今天迎宾楼的位置,我放学经过那里,就进去看父亲他们怎么画图,怎么雕刻。”往昔历历在目,无形中在闫森林心中勾画出了匠人的职业图景。

然后,随着社会发展,宁夏贺兰砚雕刻厂几经变迁,早已停产贺兰砚了。直到1972年,国务院要求恢复各地工艺美术品生产,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决定重建贺兰砚雕刻厂,任务下达到银川市轻工业局后,当年正式成立了银川市贺兰石雕刻厂。“当时号召工匠归队,我父亲原本不想回去,为将我的工作安置在那,还是答应了。”闫森林说,1973年9月1日,他和父亲一同踏进贺兰石雕刻厂的大门,“能回来学艺,我是发自内心欢喜的。”

在闫森林的记忆中,父亲是一位沉默寡言却极具匠心的手艺人。在厂子里,父子俩的工作台是紧紧地挨在一起的,在工位上一坐就是一天。“他指导我制砚时,话很少,有时候皱一下眉,叹一口气,我就知道这里做错了。如果做得好,他也只有一句话——‘这个还有点意思’。这就是言传身教,很多事,尽在不言中。”闫森林说,生活中的父亲更简单,不好吃,不好穿,最多就是临摹画画,这都是制砚的基本功。

无悔 遗憾淬炼与精神的圆满

闫森林受到父亲的影响,工作之余,也在学画,还交了几个画友,大家一起学艺。“当时我父亲一直鼓励我,让我好好学,以后可以当个画家。”闫森林说,当时没有“工艺美术大师”,或者“非遗传承人”这类头衔,在父亲心目中,匠人始终比画家矮一头,自然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更进一步。

在父亲的支持下,他将绘画的热爱化作笔尖的沙沙声,业余时间总能看到他伏案练习的身影。1974年,闫森林参加了高考,想去大学深造。遗憾的是,这一次他与美术学院失之交臂。为此,他还去找过招考办的工宣队,但在时代洪流与现实桎梏下,终究没能如愿。

不过,父亲闫子江始终未提“失望”二字。这个把半生献给刻刀的匠人,有着贺兰石般质朴的处世哲学。他依旧带着闫森林在厂子里,坐在二人的工位上,将一块块贺兰石雕琢成器。

时光荏苒,在父亲日复一日的言传身教中,闫森林渐渐悟出匠人精神的真谛。那些因未被录取而留下的遗憾,最终化作雕刻刀下流淌的诗意,他将水墨的留白技法融入砚雕,把素描的光影处理化作石料的层次。

“现在看来,我这条路也未必不好。”闫森林说,今日的匠人不同于过去,社会地位早已提升了。昔日的画友大学毕业后,在高校教书,而他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,也被邀请去高校授课。他有时感慨,光阴才是最好的刻刀,只要不辜负人生,终能琢成圆满。

(下转11版)



闫森林。记者闫茜摄